西藏日记

梁　衡

1992 年 8 月 24 日

上午 8 时从北京出发，开始了期望已久的西藏之行。一行四人，先飞成都，原定 9:55 起飞，延误到 12:50 才飞，下午 2:50 到成都，陈焕仁局长到机场接，住锦江宾馆。

8 月 25 日

6:50 按时起飞。在一万米的高空，身下的云朵幻化出各种奇怪的形状，如棉堆，如地毯，如山峰，如海浪。我们像是天仙驾着云头在窥看人间。最好看的是流云闪开时露出的雪山，如一个巨大的卧兽，脊梁上总是披着白雪斗篷。9:50 宣布即到拉萨，但飞机一直在空中盘旋，到 10:20 还不能落地。一会儿，空姐说："对不起，地面天气不好，我们现在只好再飞回成都。"这样，我们在天上做了一次神游之后，又驾着云头落到早晨出发的双流机场。服务员见到我们大吃一惊，她说："拉萨一般下午有风，从没有下午着陆的，你们今天是走不了啦。"我们颓然有失。不想，在机场下了一盘半棋，又宣布可以飞了，12:35 飞，13:35 到。

到贡嘎机场。机场离拉萨城 85 公里，约行两个小时，车子沿着拉萨河行驶，远处的雪山和近处的石山上总是覆着白云。蓝天、白云、雪山还有江水，我一下子置身在一个从未有过的画面里。宾馆门口有简短的欢迎仪式，两只牦牛和一个戴鬼脸者上下狂舞，这很像汉族的狮子舞。根据事先安排，客人给每头牛角上挂了哈达。

坐下后，主人告之一定不要大运动。其时已下午 5 点，因早晨从北京动身起得很早，劝我们先少睡一会儿。我大约睡着 15 分钟，起来后头紧，两脚软，走路不敢高抬脚，尽量平挪。西藏之神秘，一是过去与世隔绝，环境神秘；二是海拔高，缺氧让人感到生命的神秘。主人给每个房间放了一个小氧气瓶，告说，不舒服时吸几口。

8 月 26 日

昨晚睡得很不好。缺氧反应的特征之一是失眠，而我平时在内地都睡不好，来这里已做好破罐破摔的准备。晚 10:30 睡，11:30 醒一次，3 时又醒，5 时醒来再无法入睡。此地天亮比北京迟两个小时，勉强等到 7:30 起来，到外面散步。夜里刚下过雨，院子里有两头牦牛，还有几条狗。

上午在文化厅谈工作，下午到出版社、书店听汇报。每到一处，总是在门口列队欢迎，献哈达。哈达是一条一米五长的白绸子，好一点的 15 元。我觉得礼节太烦琐，也浪费，要改革。我们经常把陋习当传统来保留。这里的出版业落后，主要是市场小，全区 202 万人，95% 藏族，100 万文盲，出版在靠补助过日子。这次我们带来 50 万元的补助。

晚上，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丹增请客。席间他建议我们改变行程，到亚东中印边境的乃堆拉山口去看一看。

8 月 27 日

上午参观布达拉宫。因为我们是文化厅的客人，又有丹增同志陪同，所以有了特别的优待。

这个宫本是松赞干布由后藏迁来时的驻跸之所。当时这山上有一个小洞，名法王洞。松看中了山下拉萨河滩这块水草丰美的地方，决心迁都。他真是一代伟人，他之于西藏，如汉族之秦始皇。他不但统一了藏族地区，还统一了这里的教派，确立了佛教的统治地位；创造了藏文。在外交上，西结盟于尼泊尔，东结盟于唐帝国。

布达拉宫的大规模建设是五世达赖，实际主持人是大臣第巴桑结嘉措，以后历代都有维修。宫分两部分，白宫和红宫。白宫是达赖办公、起居之所，一般的参观只看这一部分，红宫是历世达赖的灵塔，今天我们破格参观。布达拉宫是西藏王权、教权的集中体现。达赖就是这里的国王、皇帝、教主，最高统治者，也是随心所欲的享受者，所以西藏最好的东西都集中在这里。古今中外，一切封建王宫都是财富和权力的标志。

先说财富。奴隶主与封建帝王相比更是一个土财主，以聚敛财富为目的，而且还一定要把财富放在

身边，摆在眼前，死后带到墓里去才甘心。所以这些财富常表现为达赖在白宫里的生活用品，如金碗、银勺，而红宫里的每座灵塔都是用珍珠、宝石、黄金堆砌而成。这又类似内地皇帝的厚葬。1690 年修建的五世达赖灵塔，高 14.85 米，周身全部以纯金包裹，又嵌镶珠玉、玛瑙，费金 5321 公斤。13 世达赖的灵塔，用银 590 多公斤。灵塔旁有一小宝塔，由 20 万颗珍珠串编而成。这种奴隶主的财富观与现代资产阶级明显不同，他们不论生前死后都要用金银、珠宝把自己裹起来。从心理上讲，在这一小块地盘上作威作福也很可怜。同是少数民族，他们也没有达到蒙人成吉思汗、满人康熙那样开疆拓土、封王封侯、修建行宫的威风。这是地域所限，也是奴隶主与封建帝王之别。

再说权力。我们这次直接登上了东边白宫的顶部。这是达赖卧室的房顶，一般人是万不能踩上去的。丹增书记指着下面层层的房子说："这里是达赖政权的军队司令部、监狱、造币厂、印经院。"达赖的房子很像故宫里的金銮殿，房内有一高台，他的座位置台上，左边是藏书室，右边有门通阳台，可俯视拉萨全城。他就在这块方寸之地，在雪山的环抱之中，在农奴的恭顺与教徒们的崇拜之中得到生活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满足，论热闹，其偏安于雪山深处远不如南宋偏安于临安。

这宫殿是藏族艺术的最高体现，正如一切王宫都是本国的一件最大最好的艺术品。首先它依山而建就体现了这个山地民族的传统意识。他们对山的依赖与崇拜全在这宫殿上表现出来。藏传佛教中有神山说，教徒每年要朝山、转山，山是他们的寄托，是保护神。红山恰好在拉萨河谷平原上。在这座山上建立政治、宗教机构，在山下放牧、种田，正是民族心理的体现。从艺术角度说，宫殿建在山上俯视平原，收到雄伟、高朗与统领之效。

宫内最多的是佛像，把艺术寄托于佛，佛也就从虚幻的崇拜对象变成了实在的艺术载体和表现手段。所以这满宫的佛，其实是单一品种的艺术。由于宗教的虔诚心理，这里的艺术品都是尽心的力作，就如欧洲教堂里的壁画、雕塑。

这些日子布宫正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维修，国家特拨了 7000 万元。宫里到都是脚手架。我们的参观就在这些架子中间穿行。耳朵里总是隐隐飘着一阵阵的歌声，开始我以为是在唱经，廖厅长说是劳动号子。哪有这样好听的号子？那声音像热浪，像海潮，忽高忽低，忽来忽去，撞击着我的心，震颤着我的神经。音乐特别是民间音乐的力量真是不可抗拒。我们翻上两个楼层，在一个长廊里终于找到了劳动的场面。大约有 60 个年轻人，男女各半分成两组。每人手中拿一根齐胸高的木杆，杆的下端镶有一如碗大的半球形石块，平面向下；杆的上稍系一个红布条，并系有两个小铜铃铛。厅长说这叫"打阿嘎"，就是汉族地区的打夯、砸地面。拉萨附近的山上产一种"阿嘎土"，粉碎后以水闷湿，平铺于地，然后就用这种工具去砸。几十个人按着歌声的节拍，提起，放下。男队砸一下女队砸一下，交错落槌，回眸而笑，夯歌互答。歌声、铃铛声、夯锤落地声、跺脚声，真是一首世上少有的交响乐，在雪山下、拉萨河畔的古老宫殿里回荡。我不觉脱口而出："这样的劳动怎么能不产生爱情？"有句话叫"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其言不谬。同行的小王上去抢过一根夯杆，也激动地砸了起来。我举起相机，连拍几张。以后走过西藏的多处寺庙，才知道地面、庙顶都是这样做成，打完后再抹上一层桦木汁，防水，油光发亮。这是西藏特有的土水泥。

一件文物，一个历史建筑，常常有它的二元含义。即建筑诞生之初的本意，如它的功能；与它折射出来的意义，如历史的、艺术的、文物的、旅游的等各方面的意义。如颐和园、卢浮宫、金字塔，还有布达拉宫都是这样。布宫，既是王宫又是神殿，它不但代表王权，还代表神权。不但统治着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还慑服着他们的心。内地和外国的王宫，无论如何宏伟、威风，但对山野草民来说等于零。因为他们与政治无缘，甚至与文化无缘。那里的教堂、寺庙也可以金碧辉煌，但它只对教徒有用。非徒从不登门，甚至想也不想它。只有西藏这个地方哪怕最偏远的牧民，哪怕他是文盲也从心里崇拜达赖，永远仰视着布达拉宫。

在拉萨城里，无论你走到哪个方位，一抬头总能看到布达拉宫。不管怎么说，布宫在西藏、在拉萨确实是一个中心，一个政治、宗教、文化的中心。

下午，到《西藏日报》座谈。

8 月 28 日

来拉萨三天了，每天晚上下雨，白天晴。今天看展佛。展佛又名晒佛。我们赶得巧，雪顿节前一天哲蚌寺举行一年一度的展佛。早晨 5 时醒来，6 时出发，天还黑，公路上已满是车辆和影影绰绰的人群，披着雨衣的民警在值勤，夜幕细雨中涌动着说不出的神秘。一会儿车子离开公路沿山路爬行，路窄又陡，开得

很慢。两边的人愈来愈多，扶老携幼，妇女身上背着孩子，男人手里提着或背着食物，还有要烧的香、纸。这是他们的节日，展佛之后他们要在这山上游玩、野餐，直到日落。

下车后又步行一段，雨停了，云慢慢地散开。我们登上寺庙的屋顶，天亮了，晨曦中满天的浮云如红色的鱼鳞，遥望拉萨方向，一带轻雾中山峦起伏，河水一弯，房屋时隐时现，如佛国中的五大部洲。上午十时，号声吹响，足有半个篮球场大的一幅佛像顺着一面山坡展开，人头攒动，争观大佛。坡上、路旁、洼地都燃起了香火。这香已不是在庙里手中捧着的几根香，而是于山上早就垒好的焚香炉，朝山的民众将成袋的艾叶香草倒入炉内，整座山，不，整个世界都沐浴在佛国香气的氤氲之中。

下午，在自治区党委会议室座谈，一抬头窗外就是布达拉宫。

8月29日

从拉萨到日喀则。

8月30日

拜谒班禅真身。十世班禅1989年圆寂之后真身贴了金箔供奉在扎什伦布寺。外面一直传说班禅圆寂后头发和指甲还在生长，这次我们特别留意察看，并不是传说的那样。拜谒仪式很隆重，我们赠送了哈达和红包。庙上给我们每人回赠了圣药，用一小块红纸包着，据说能治百病，很灵的。

9月1日

早晨8:40从日喀则出发，一出城满眼都是青稞田，如内地华北平原麦浪滚滚，一直淹没到远处的山脚。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海拔4000米的地方还有这么肥美的农田。藏式农舍用石头砌成，窗户伸出一个浅沿，涂以深蓝色。女人穿藏裙，男人却多着汉装，村口停着拖拉机，和内地没有什么区别。

10:30到江孜县城，稍事休息去看当地有名的白居寺。寺极大，庙里的塑像是汉、藏、尼泊尔三地的工匠所为，因此兼有三地风格。偏殿中收藏有跳鬼时的各种面具，这是过去没有见过的，照了几张相。有一个万佛塔，八角形，13级，内塑有一万座佛，为国内唯一。寺中还有一件国宝，一部佛经长1米，宽50公分，厚四寸，全部文字为细珍珠、玛瑙串成。寺中金银碗无数。

11时登上宗山抗英遗址。1904年英军1400人从亚东侵入西藏，在这里一场恶战。我军坚守数月，后弹尽粮绝，500壮士跳崖而死。现在还有残垣断墙，两尊旧炮。守军司令吉布，就是现在自治区副主席吉布的祖父。

14时从江孜出发。江孜处于丁字路口，向西是日喀则，向东是山南。我们现在是向南到与锡金、不丹交界的边境去。一出城麦田渐渐由戈壁、草滩所取代。成群的黄牛、山羊悠闲地吃草，已从农区过渡到半农半牧区。车子走着走着，前面突然没有了路。原来草原上到处是大大小小的河流，一般都不深，经常淹没路面。我们停车向天边望去，只见明亮亮的水流如一张银网铺在绿色的草地和黑的石滩上，头上是蓝天白云，远处是雪山。西藏多水，这是我过去绝没有想到的，我所熟悉的祖国西北部陕、甘、宁、青、疆，还有内蒙古都是缺水，未想到西南部这海拔4000米处却“沧海横流”。那天飞机落地，就看到水流滚滚的拉萨河，今天在雪山下又看到漫溢着的大河、小溪，还有大大小小的湖泊，这都是雪山的赐予。而由于水的滋润，这里的牛羊、村庄、杨柳，一派田园风光，与内地没有什么不同。可惜这水进不了黄河水系，向南流进了三江流域，看来南水北调的西线方案还是必要的。

西藏除了水多，让人最惊奇的就是它的天蓝。蓝得像一块刚出染的布、一块拭净的玻璃、一大块蓝宝石，我实在找不出可以形容的话语。我们从海拔一二百米处一下上到了4000米以上，空间位移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世界，就像时间穿越回到了唐宋、秦汉，只有目瞪口呆。人们平常用白色来表示纯洁，其实它远不如蓝的纯净。白虽干净总还不脱是一种着实在的颜色，蓝却是空无，是透明。你看一掬水是透明的，但它聚成海，深到不可测时便是蓝；空气是透明的，但它充满天地，天高到不可测时便是蓝，原来无数个透明的叠加便成蓝色。我们平时在城市里看不到蓝色，是因为有妨碍视觉透明的东西，空气污染，粉尘，车辆，水泥的森林，有妨碍听觉透明的噪声，有妨碍心灵透明的名利。地球上，特别是城市里的人生活空间越来越小，人们不停地在地上修修补补、涂涂抹抹、叠楼挖洞，而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亲亲仇仇又在心与心之间涂抹了一层不透明，生活得很累。这时最彻底的解脱办法是脱离地球飞到外太空去，但这又不可能。于是就只有到高原上来，到世界屋脊上来看蓝天，来做一次蓝天疗法，享受一下蓝色的透明，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一次彻底的释放。

这是人们来西藏的理由。□